

郭注莊子

十

天下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服部文庫

4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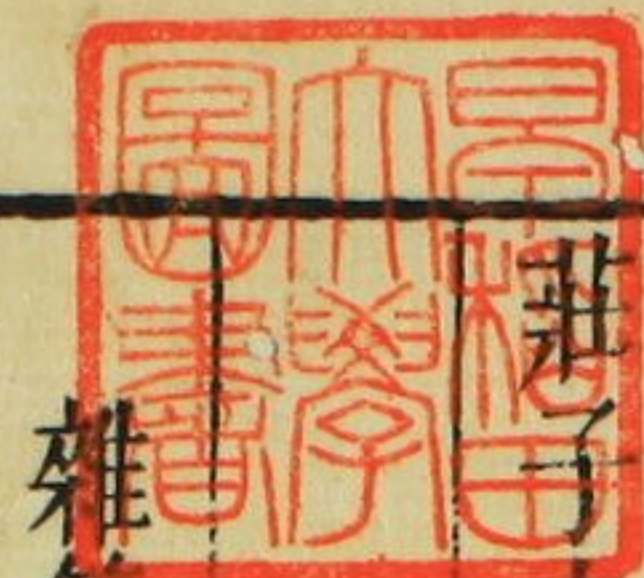
2041

10

9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117
2041
10

莊子南華真經卷十



雜篇

郭象注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
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
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
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
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

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以聞、夫子弱
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
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
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
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
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
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
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

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
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
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
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
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
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
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
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
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子、教劍

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其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

魏本作晉衛

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聲。命下決所

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色無所
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
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
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
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

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
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
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
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
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
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
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
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
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
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
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執事孔子推

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以臣將杖
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
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
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
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于今六十九歲矣無所
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
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
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
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
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
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
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
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
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
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憂而下無大

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掩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理，好惡

南華經 卷十
其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以一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

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其之至於

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乃無咎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
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
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
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之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
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
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
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

至仁
作至人

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
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
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
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
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
吾敢不敬乎此篇言無江海而間者能下江海之
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
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得盡
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列御寇

列子亦有此事而多上
置無字可從
羹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

賣漿之家而五餐先饋言其敬已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

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自矜飾形謀成光舉動便僻而成光儀

也以外鎮人心其內實不足以服物使人輕乎貴老若鎮物

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而整其所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夫餐人

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

輕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

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

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

汝矣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

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

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蹠而走暨

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

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

能使人無保汝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而焉用

之感豫出異也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且有感搖而

本才又無謂也必將有感則與汝遊者又莫汝告與本性動也

施

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細巧入人為小言莫覺莫悟何相

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

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

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呻吟

吟詠吟詠祇三年而緩為儒祇適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翟緩十年而緩

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

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

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夫

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柏之實

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自此

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故

使彼彼有彼性故使習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

親言緩自美其儒謂已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

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齊人之井飲者相掙也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也無泉亦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誅而世皆忘

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誅之未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自是有德者以不

知也而況有道者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乎其間

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仍自然之能以為已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注似有脫語

祇注同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爲衆人也。

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

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

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

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事在於適，無貴於遠功。

聖人以

必不必，故無兵。

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

衆人以不必

必之，故多兵。

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乖逆生。

順於兵，故行

有求。

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

兵恃之則亡。

不得已而用之，以活倖爲上者，未之

亡也。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

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

敝精神乎蹇淺。

昏於小務，所得者淺。

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

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小夫之知，而欲兼濟

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

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

太清。

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

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

爲知所得者細

而不知大寧。

任性大寧而至。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

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

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

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恬淡者遺榮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

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坡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

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方且飾羽

而畫。凡事飾畫，非任真也。從事華辭，以支為杓。

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將慕仲尼之遺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歸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彼宜女與。

彼百姓也。女哀公也。彼與女於體中也。各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

即今之予願與。效彼非所以養已也。誤而可矣。

正不誤，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謂當時也。難治也。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

也。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商賈不齒。

况士君子乎。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為外刑者，金與木也。

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梏。為內刑者，動與過

聖

也靜而當則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訖之不由明

內外無刑者謂之宵人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氣傷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非真人未有

必外內受刑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天猶有春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

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

緩而鈇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

熱但為難知耳未為殊無迹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

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

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如而夫

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

孰協唐許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許謂許由也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

而心有睫率心為德循之可耳殺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及其有睫也

而內視內視而敗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凶德

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

而叱其所不為者也叱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也若中

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窮有八極達有

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

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緣循偃

俠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俠不能俯執者也

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知慧外通通外則

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傷其內也勇動多怨怯而靜乃厚其身耳仁義多責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

悟一作

有不周矣故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然大悟達於知者肖

遭此下遭作遭皆非

肖釋散也達大命者隨泯然與化俱也達小命者遭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

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

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

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夫取

鍛

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

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者畏犧而辭聘鬻體聞生而曠 莊子將死弟子欲

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

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

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

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

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 以不

徵徵其徵也不徵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

明者唯為之使夫執其所見受使 神者徵之唯任

後能至順故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

無往不應也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

也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 不亦悲乎特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

也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為其

馮一本作為

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

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神明由事感而

後降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使物各歸其根抱一而已

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

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

以

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

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

以法為分以名為

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

疏本事上有行字

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

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違

古之

人其備乎

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

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

本數明故未不離

六

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

所以為備

其明而在

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

已疏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

能明之

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

南齊書

卷一

十五

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賢聖不明，

能明其迹也。道德不一，百家天下多得一，各信其偏，見而不能

又未易也。都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

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譬如耳

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所長不同，不得常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

士也，故未足備任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况

曲者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全

難遇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

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

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將為

天下裂，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不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不

後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勤儉則瘵，故不暉也。以

繩墨自矯，矯厲也。而備世之急，勤而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

之大過，已之大順，不復度衆所能也。作為非樂，命之曰節

疏云：玄聖素王內也，龍九外也。乾九五王兩注曰：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謂也。云：以至德也。

非樂即周禮子篇

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夫物不足則以

鬪為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鬪為非也其道不怒但自刻也又好

學而博不異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也不與先王同先

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之禮樂嫌其侈靡黃帝有

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

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而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

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

愛已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未為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未

敗墨子道但非道也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樂是果類乎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其生也勤其死也薄

其道大蔽蔽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

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

難矣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權心而與物俱往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

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

穀

各山一作名川
孤白亦作名川

豪孤白作豪
註既同意曰字之誤
豪

豪邦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脰、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

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適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

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盡理之法。曰不

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相

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

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

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

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

注欲上有爭字

其皆願為之尸。尸者主也。異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欲

係巨子之業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

是。其行則非也。為之大過故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

以腓無脰、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亂莫大於逆物

而傷性也。治之下也。任眾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雖然、墨子真天

下之好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將求之、不得也。無輩

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真好也。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不累於俗、

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伎逆也。願天下之安

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以此白

令

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
 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接萬物以別宥
 爲始不欲令相犯錯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駟合驩
 以調海內強以其道駟合調令請欲置之以爲主二子請得若此
 者立以爲物主也見侮不辱其於以活民爲急也救民之闕禁攻寢
 兵救世之戰所謂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
 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駟調之故曰上下見厭
 而強見也所謂雖然其爲人大多其自爲大小不
 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曰請欲固置五升之管足矣斯

八下下流本有六字鈔
 文抑天下爲先生自稱
 爲弟子也註

斥

自爲之太少也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
 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報已也圖傲乎救世之士
 哉揮斥高曰君子不爲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
 出其力也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爲救世之
 也士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
 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公而不當易而無私
 決然無主各自趣物而不兩物得所不顧於慮不
 謀於知與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

南齊書

卷一

十九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
 不可故曰選則不徧都用教則不至任其性道則
 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
 於物以為道理冷汰猶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
 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譏譏無任而笑
 天下之尚賢也不肯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縱
 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椎拍輓斷與
 物宛轉法家雖妙猶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
惟相故未泯合

疏本羽
上有落
字

知慮不知前後不能知是之與否前之與後魏然
 而已矣在性推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於若飄
 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
 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慮生於
 建於有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唯聖
 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
 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
 夫塊不失道欲令去知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
 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然後
神明洞照所以為

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笑也。未合適得怪焉。至道

故為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自在彭蒙

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謂所

齊萬物以為首，其風窸然，惡可而言。逆風所常反人，不見

觀，不順而不免於斷。雖立法，而斷其所謂道非

道，而所言之，雖不免於非也。是彭蒙田駢慎到不

知道，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雖然，槩乎皆嘗有聞

者也。但不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寄

天下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軒下同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夫無有

建，建之以常無有，則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及羣

已不兼他飾，斯非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

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物來則應，應而不形

物自著。不自是而委萬物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

應若響。常無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

者失。常全者不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物

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

有華經

卷一

二十一

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
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
谿谷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
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
身曰受天下之垢雌辱後下之類人皆取實唯知
有之
以為利未知已獨取虛守冲泊以
待羣實無藏也故有餘
付萬物使各自歸然而有餘獨立自
足之謂其行身也徐
而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
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無為也而
笑巧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
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
網則人人自有所能人皆求福已獨曲全委順至
矣無貴於工倕也
全故無所求曰苟免於咎隨物故物
不得也以深為根根
福福已足

為大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去甚
曰堅則毀矣夫至
雖金石無堅也逆則雖水氣無爽
也至順則全逆則毀斯正理也銳則挫矣進
無崖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則
不削於人全其
為銳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
變化無常隨物
也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在
也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意
趣也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故都任置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
儻不以簡見之也不
物見其意以天下為沈濁不可

與莊語

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

以卮言為曼衍以重

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

倪於萬物

其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

不謹是非

已無是非故恣物而

行以與世俗處

形羣於物

其書雖瓌璋而連舛無傷也

還與物合故無傷也

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

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多所有也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

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闕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

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

之盡者

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為汪汪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

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

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

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

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

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

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

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

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六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昔吾未嘗聞論者爭夫尺極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爲辨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十終

東都 南郭先生校本

陸德明郭註莊子音義 嗣出

元文四年己未五月日梓行

神京書舖宣風坊

中野宗左衛門

東都書舖錦山房

植村藤三郎

